

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略考

／高明道

臺灣學界較近期的若干著作裡，都提到一部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。例如：道昱的《水陸法會淵源考》介紹研究主題相關一手資料時，以《續開元釋教錄》和不空傳為依據，對兩部「掛名不空三藏所譯」的書表示保留，不過接著所謂「此外尚有《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》、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、《施諸餓鬼飲食及水法》……等等，由『面然』或『焰口』的施食陀羅尼經演變成更具體的瑜伽集要、甘露味或飲食法等，可見施食法，自唐初經典傳入譯出後，在教界似乎挺受歡迎，才會不斷的傳出不同的施食法本」。其中「傳出」一詞作者心目中的具體含義略嫌模糊，可是從未明文提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有何可疑之處。¹或如洪錦淳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《臺灣當代居士佛教團體臺中蓮社之研究》在《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》的章節中以「唐·跋駄木阿譯，《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」為經證之一²，或如方柏舜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碩士論文《台灣大悲咒水法門之研究——以功德山中華國際大悲咒水功德會為中心》分析該功德會的煙供法會，指出「此法又稱『必得大財物一切所有求皆得如意之法』，該法會所依據之主要經典」就是「唐·跋駄木阿譯，《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」³。參考、引用該經最為頻繁的則是李姿慧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《蒙山施食研究——歷史發展與當代台灣的實踐》。先是強調：「遍覽施食相關的經典，例如：《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》、《佛說救焰口餓鬼陀羅尼經》、《佛說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等，佛陀說法的對象皆是四眾的弟子，並非一定出家法師才能施行。」⁴接著援引：「據唐·跋駄木阿譯之《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記載，餓鬼道的眾生由於業報的關係，幾千萬年甚至長時間〔sic〕，連飲食、水的名字都不可聞，何況受用，……」⁵說：「佛陀愍念惡趣諸眾生，一再的宣說施食法及其功德利益，在唐·跋駄木阿所譯之《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中告訴月愛菩薩，布施阿羅漢、辟支佛的功德，雖可得五百劫人天果報，但還是有限量；如果是善心、慈悲心布施餓鬼道的眾生飲食，則等同供養一切諸佛功德，其所獲福德壽命不可限量。謂：……」並引述近三百字的「經文」。⁶

這些論文，一方面讓我們對臺灣當今宗教發展有進一步的瞭解，不過另一方面也反映學界令人擔憂的現象——對文獻有點概念的人，稍微看了一下所謂「唐跋駄木阿譯出《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」，就知道狀況恐不單純，然而到二十一世紀初這些碩博士顯然一點警覺心都沒有。什麼叫做「狀況恐不單純」？首先注意版本的問題。日本學者整理的《大正藏》在編號 1321 的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處注明其底本為「鎌倉時代成賢寫東寺三密藏本」，此外並無其他版本

以資斟酌。⁷質言之，該書唯一的根據是 1192-1333 年間（即日本鎌倉時代）由成賢（1162-1231 年）這位真言宗僧抄寫、收藏於京都東寺三密藏的一個寫卷。質言之，《大正藏》之前，從來沒有一部漢文釋氏藏經收錄了它。⁸至於經題下注明的譯者「唐跋駄木阿」，在中國佛教文獻裡，無論是目錄或僧傳等，沒有任何記載。老實說，也難以想象「木阿」要音譯那一個印度法師的名字。根據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，該書為「貞觀七（A.D. 865）宗觀請來」。⁹此說毫無疑問是建立在日僧宗觀（809-884 年）所撰的《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》上，因為這部目錄收了「《佛說施餓鬼大陀羅尼經》一卷十二紙」，並「一卷」後附雙行夾注：「跋駄木河譯。說殊勝功德，福壽無量。」¹⁰《大正藏》的《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》底本——鎌倉時代寫的，藏於京都高山寺的一種抄本——是這樣記載的，也就是將成賢的「跋駄木阿」寫成「跋駄木河」。據《大正藏》輯勘注，《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》另外兩種版本又不樣：享保年間（1716-1735 年間）刊、收藏於日本真言宗豐山大學的木刻本以及收錄南條文雄、高楠順次郎等人 1911-1922 年間所編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的鉛字排版本，都作「跋駄阿」。然而不管三個字、四個字、「阜」部還是「水」部，這個名稱在史傳遍尋不得。

據《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》，《施餓鬼大陀羅尼經》屬於「真言經并儀軌及雜法門等。或雖他處先來，是即東寺未到。因茲隨分繕寫。勤力擔請。苟思國家增福，寺院開道，伏以訓先師傳教之恩、後生學法之備。巡禮請益，意空哉！」¹¹大意是宗觀 862-865 年間在中國時¹²，特地為東寺蒐集、帶回日本的。到了鎌倉時代，曾有成賢抄寫一部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。這是否他於承元四年（約西元 1210 年）擔任東寺三長者¹³之後的事，當時又以何卷為底本等等，不得而知¹⁴，不過從《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》裡的提要「說殊勝功德，福壽無量」來判斷，二者書名雖差「甘露味」三個字，但很可能是同一書，因為「福壽無量」明顯指書中「善施餓鬼一揣之食，是人福德即是菩提。菩提者不可限量，是故福壽不可限量」¹⁵等句。

那麼，書既然從中國到日本，不是在日本偽造的，為何說狀況不單純？除了經錄無記載、譯者名無根據外，其內容本身也不無蛛絲馬跡可循。該書前後三處提到一個關鍵詞：「爾時世尊愍念惡趣諸眾生類，將欲演說觀那畢利多摩陀羅般遮陀羅尼勝大悲曰祕密善門故，於其心中密放月精摩尼色光，名曰月愛慈光……『我有勝大悲曰陀羅尼門，名曰『觀那畢利多大道場會甘露味法』，不可思議，具大慈悲，有大威勢，能碎地獄、畜生、餓鬼廣大業山……』……佛說此經已，一切眾菩薩、摩訶薩、金剛力士、釋梵四鎮、天龍鬼神聞佛、如來讚說此觀那畢利多甘露味法陀

羅尼，皆悉歡喜，奉教修行。」¹⁶可見開頭、結束都提到這些內容，代表全書的核心。以上寥寥數行引文，有錯字——兩次出現的「勝大悲日」應該作「勝大悲日」——，有偽經文句——「月愛慈光」¹⁷——，進而有捏造的「梵語」，可謂馬腳畢露：「唵那畢利哆摩陀羅般遮陀羅尼」處，第一個「陀羅」後有雙行夾注「二合」，好像十分專業地標示兩個字要讀成一個音節，而接在整串文字後附上雙行夾注說：「唐云『施餓鬼甘露味大道場會陀羅尼』。」初步將三處關鍵詞的「音譯」與「意譯」對照，列如下表：

1	2	3	4
唵那	畢利哆	摩陀羅 般遮	陀羅尼
唵那	畢唎多	大道場會 甘露味法	
親那	畢利多	甘露味法	陀羅尼
施	餓鬼	甘露味 大道場會	陀羅尼

從後面讀起，「陀羅尼」最沒有問題，因為是固有的譯語。至於「摩陀羅般遮」，麻煩就來了，因為「意譯」不整齊，包括前後對調，以致不清楚到底如何跟「音譯」搭配。雖然如此，約可推測「大道場會」要跟「般遮」對應。一方面，他經有「般遮會」一詞，如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《雜寶藏經·乾陀衛國畫師闍那設食獲報緣》「作般遮會」¹⁸、隋闍那崛多譯《佛本行集經·受決定記品》「是處善造此般遮會，今梵天至，自來受此般遮布施」¹⁹，也有「大般遮會」，即高齊那連提耶舍譯《大方等大集經·月藏分·法滅盡品》「設大般遮會」²⁰，他方面，「般遮」跟「施會」連在一起，如唐慧琳補續《一切經音義》引玄應《佉真陀羅所問經》音義，釋「般遮句」為「梵語。施會名也。『般遮』，唐云『五年』，或言『五箇月』。」²¹或如相傳為「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而實屬偽經²²的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：「宿羅城中有一商主，名為天護，甚大敬信。欲入大海採求珍寶：『若海迴還，為僧造作般遮于瑟！』至海採寶，安隱還歸，起意便欲設大施會。」²³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的作者不管較完整的音譯應是「般遮句」或「般遮于瑟」，只抓取一個「五」字（pañca，「般遮」），並從中發揮出「大道場會」。此乃馬腳之一。

「陀羅」「二合」的「摩陀羅」，藏經別無他例，也無從和梵語對勘，多少有作者故布疑陣之嫌。「甘露味（法）」與「摩陀羅」之間的關係，很可能是這樣：唐義淨撰《梵語千字文》把「甘苦」的「甘」對應梵語「摩頭羅」²⁴，無疑是指名詞“sweetness”或形容詞“sweet”的“madhura”。²⁵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的作編纂者查到「甘露」中「甘」字的梵語後，語音上約略調整——「頭」換成「陀」——，然後將「甘」大方擴充為「甘露味（法）」。

當然，這是建立在不諳梵語、僅識華文的基礎上進行極其荒謬的衍生，將個人的無知暴露無遺，因為佛典所謂「甘露味」，原文無論是“amṛtarasa”還

是“ojavinduka”²⁶，跟「甘美」的「甘」了無關係。此乃馬腳之二。

該表繼續往前看第 2 項，有音寫梵語分歧的「餓鬼」。首用的「畢利哆」只見此書，但末尾的「畢利多」則有前例：《大方等大集經·月藏分·布閻浮提品》的「爾時世尊告一切畢利多依曠野住者、一切毘舍遮依空舍住者、一切富單那依野田住者、一切迦吒富單那依於塚間及廁邊住者言……」²⁷及唐菩提流志譯《不空罽索神變真言經·根本蓮華壇品》「壇南門西外召一切餓鬼、畢利多鬼供養」²⁸。中間的「畢唎多」，其他出處全部在《楞嚴經》的注釋出現，是咒語第九十七句「畢唎多揭囉訶」的一部分，不過《高麗藏》版的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不僅算法不同——「百九十」，並非九十七——，寫法有別——「畢唎多揭囉〔二合〕訶」，不是「畢唎多揭囉訶」——，且更於雙行夾注中注明「餓鬼難」的意思²⁹。這也有點問題，因為譯本中的「餓鬼難」都是指餓鬼道，即東晉佛跋陀羅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「慳嫉所繫縛 趣向餓鬼難」³⁰與唐釋智嚴譯《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·殊勝具戒經》：「譬如阿耨達多龍王於三種難而得解脫，修行菩薩亦復如是，亦得解脫三種厄難。何者為三？地獄難、餓鬼難、畜生難。」³¹不然在唐代古德著作裡指八難之一，如道宣《廣弘明集·戒功篇·自慶畢故止新門》：「經云八難難度：一、地獄難，二、餓鬼難，三、畜生難，……」³²不過苦趣的「道」（“gati”）與八難的「難」（“akṣāna”）跟《楞嚴經》「畢唎多揭囉〔二合〕訶」的「揭囉〔二合〕訶」根本沒有關係。後者等於“grāha”，亦即全詞是“pretagrāha”——被餓鬼附體的狀態。³³那麼，把同一核心術語的「餓鬼」前後寫成「畢利哆」、「畢唎多」及「畢利多」儘管不尋常，但也說不定只是手民疏忽所致。問題是：書中談「三十六種餓鬼之身」時，突然冒出一種「薜荔多鬼」，據雙行夾注「唐云『餓鬼』」。³⁴沒錯，「薜荔多」是另一種音譯法，正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引玄應的《阿閼佛國經》上卷音義說「薜荔多」為「梵語餓鬼名也」³⁵，但從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編者用語無標準可言，可窺出他如何將不同現成文本的資料任意雜湊一起³⁶。此乃馬腳之三。

談到這裡，只剩下同樣呈現寫法不統一的「唵那/親那」。此項再次讓編者十足外行的事實曝光，因為沒有任何「唵那/親那」可以含「施」義。倒是有「達唵拏」一詞，照《翻梵語》的理解「應云『達唵拏』，亦云『達唵那』。譯曰『布施』。」³⁷該「達唵那」顯然為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作者所參考，然後拿來任意刪減。此乃馬腳之四。

最後一個問題——而這邊處理的僅限於前面所引三段文字，並非針對整本書來論！——設計語序。編者模擬中文「施餓鬼甘露味大道場會陀羅尼」的結構來自創「唵那畢利哆摩陀羅般遮陀羅尼」的「梵文」，可惜的是，正暴露出對梵語複合名詞組合的一無所知。例如：即使是未經隨意省略的「達唵那畢利多」，在印度語文都不可能。正確的順序應該是像碑銘上看得到的梵語“pretadakṣiṇā”³⁸或巴利注

疏中才出現、極為罕見的“petadakk-hinā”。此乃馬腳之五。總而言之，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是道道地地的華夏本土作品。有人信奉，純屬個人宗教行為，自己抉擇即可，不過學界竟有視之為唐朝真正翻譯成中文的印度佛典，那就慘了，畢竟學術研究跟宗教信仰總是有點差別。

1. 見道昱《水陸法會淵源考》（收錄於《普門學報》第 37 期〔2007 年〕第 119-149 頁）。
2. 見洪錦淳《臺灣當代居士佛教團體臺中蓮社之研究》（國立中興大學，2009 年）第 220-221 頁。
3. 見方柏舜《台灣大悲咒水法門之研究——以功德山中華國際大悲咒水功德會為中心》（長榮大學，2010 年）第 93-94 頁。
4. 見李姿慧《蒙山施食研究——歷史發展與當代台灣的實踐》（南華大學，2016 年）第 22 頁。
5. 同上，第 23 頁。
6. 同上，第 28-29 頁。此引文還不算最可觀，因為第 23-24 頁有一段《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的文字竟長達五百餘字。
7. 見《法寶總目錄》（臺北，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83 年）第一冊《〈大正新脩大藏經〉勘同目錄》第 374 頁上欄。
8. 之後也只有佛教書局編輯的《佛教大藏經》把它納入，見該藏第五十八冊（《密教部》七）（臺北，佛教出版社，1978 年）第 1064-1071 頁，顯然以《大正藏》為底本。
9. 見小野玄妙主編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第 6 卷第 286 頁 a 欄。
10. 見 T 55.2174A.1109 b 14-15。
11. 同上，1111 a 3-7。據《大正藏》勘勘注，「訓」字，享保年木刻本作「誦」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本作「識イ」；「益」字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本作「養」。
12. 宗觀的略傳見 Shūei's 宗觀 *Biography - Indrajala's Depository* (<<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site/dharmadepository/japanese-buddhism/shueibiography>>, 15.6.2018)。
13. 參《成賢》(<<https://ja.wikipedia.org/wiki/成賢>>, 16.6.2018)。
14. 不過關於當時真言宗法師親筆書寫的文化背景，可參 Brian O. Ruppert 著“A Tale of Catalogs and Colophons: The Scope of the Lineage, the Touch of the Master and Discourses of Authenticity in Medieval Shingon Buddhism”（收錄於 *Japanese Studies around the World* 第 15 卷〔2009 年〕第 49-66 頁）。
15. 見 T 21.1321.487 a 29-b 2。
16. 見同上，484 b 9-13、485 b 11-14、488 a 8-11。
17. 見 T 12.377.911 b 25-26。此外，「月愛慈光」僅見於《大般涅槃經後分·聖軀廓潤品》這部跟道教關係複雜的偽經至於《大般涅槃經後分》和道教典籍的若干關係，參許汶香（釋果相）2011 年輔仁大學宗教學碩士論文《〈太玄真一本際妙經〉與佛典關係之研究》。
18. 見 T 4.203.468 b 4。
19. 見 T 3.190.665 c 7-8。
20. 見 T 13.397.378 a 17。
21. 見 T 54.2128.506 a 2。
22. 例如參 Robert H. Sharf 著“Buddhist Veda and the Rise of Chan”（收錄於 Yael Bentor and Meir Shahar 主編 *Chinese and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 [Studies on East Asian Religions Vol. 1]*〔Leiden/Boston: Brill, 2017〕第 85-120 頁）第 89-90 頁。
23. 見 T 50.2058.310 c 16-19。
24. 見 T 54.2133B.1213 c 13。
25. 參 Monier Monier-Williams 主編 *A Sanskrit-English Dictionary* (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1899) 第 781 頁。
26. 參 Akira Hirakawa 編 *A Buddhist Chinese-Sanskrit Dictionary* (Tokyo: The Reiyukai, 1997) 第 830 頁。
27. 見 T 13.397.364 a 25-28。
28. 見 T 20.1092.326 c 11-12。
29. 見 K 13.426.836 a 7-8。
30. 見 T 9.278.688 b 20-21。
31. 見 T 17.847.959 c 8-10。
32. 見 T 52.2103.316 b 3-4。另參唐李師政《法門名義集·世界品法門名義》(T 54.2124.204 b 2)。所謂「經云」的出處是《五苦章句經》「八惡處者：一曰地獄，二曰餓鬼，三曰畜生，……」(T 17.741.544 a 28-29)。
33. “the possession caused by *pretas*” 或 “die durch die Totengeister verursachte Besessenheit”，分別見 Jost Gippert 著（一）“A Glimpse into the Buddhist Past of the Maldives. I. An Early Prakrit Inscription”（收錄於 *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* 第 48 卷〔2004 年〕第 81-109 頁）第 87 頁、（二）“*pretagrāha totam bhindāmī – Magische Silben zur Abwehr von Dämonen. Die Malediven im Wandel der Sprachen und Religionen*”（收錄於 *Forschung Frankfurt* 2003 年第 2 期第 36-38 頁）第 37 頁。
34. 見 T 21.1321.484 b 22-23。
35. 見 T 54.2128.406 a 15。
36. 這不只是音譯所反映的事實。例如：「三十六種餓鬼」之說，在漢文典籍中唯一的出處是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《正法念處經·餓鬼品》(T 17.721.92 a 21-b 22)。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》雖採納該六字，但鬼的種類，則自己來編。
37. 見 T 54.2130.987 a 4。
38. 參 Dineschandra Sircar 編 *Indian Epigraphical Glossary* (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, 1966) 第 264 頁。